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我坐在花圃那座小凉亭里，一边用手机看新闻，一边耐心地等候着凌一尧。我冻得瑟瑟发抖，手机也没电了，就在亭子里来回走动。

大约下午6点，一辆崭新的白色suv停在楼下的空地上，车尾部“3.5L”的标志赫然入目，这时从副驾驶位置出来一个熟悉的窈窕身影，我顿时愣住了，是凌一尧。

紧接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也打开

31

女友让我心痛

了，走出一个人，我一看竟是上次那个书生气十足的小伙子。他锁上车门，抢着帮凌一尧拎购物袋。凌一尧似乎情绪很好，恬静地笑着，与那个男人一起走进她家所在的那栋楼。

我原本打算将她喊住，但直到他们的身影在楼道里消失，我都没能开口。那辆车，即便我耗尽当时的积蓄也不可能拥有。

我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边，难过得恨不得直接到马路中央躺下来。

那天我一个人窝在房间里睡得昏天黑地。我妈知道我近期过得不顺，到了饭点才喊我一声。

我家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，妈妈匆匆地推开我的房门，说：“快出来接电话，尧尧打来的。”

“你的手机怎么一直关机？”她问道。

我冷漠地答道：“没电了。”

“你又不是在外面，在家干吗不充电？你知不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次电话？一直是关机，我们俩不是说好昨天见面吗？你不来也要说一声，我在家等了你好一天……”

听着她这一连串的质问，我忍不住苦笑，故作平和地问：“你前天下午和谁去敬年香的？”

她说：“和一个朋友。”

“什么朋友？”

“就是上次在我家楼下的那个男

的。他爸和我爸以前在同一个国营机械厂工作，改制后都下岗了，当时我还小，对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不知道现在怎么又冒出来了。”

“所以你们久别重逢，一起去定慧寺敬年香？”

凌一尧沉默片刻，辩解道：“我妈身体一直不好，气管炎很严重，我爸又是一身债务，我就想去定慧寺祈祷一下，为他们消灾。他好歹算是客人，我妈叫我尽一下地主之谊，招待一下，我总不能把客人丢在一边，自己出去吧？”

“你们哪怕一起去看电影，我都不会有任何想法，但你和一起去敬年香，难道不明白这是什么含义？”我越想越气愤，一句不该说的话也脱口而出，“你们怎么不直接去拜堂？”

凌一尧一下子愣住了，问：“你不相信我？”

我抓着电话，无言以对。

我当然相信她，我们之间最不缺的就是信任。可是，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还要这般的愤慨？

兴许，我只是无法忍受她与别人像情侣一样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更不能忍受当整个世界都对我发动围剿暗算时，而我认为绝不相负的那个人站在战场的另一边。

“光是我相信你就有用了吗？”我问她。

那几天我脑子里非常混乱，一方面

解不开自己与凌一尧如何继续相处的心结，另一方面对职业规划极其迷茫，爱情与事业都陷入走不出去的低谷。

老刘初六便打来电话，问我要不要跟他去新疆干工程，他说：“同样的薪水，我可以轻松聘到一个优秀的技术员甚至工程师，但打虎离不开亲兄弟，我还是希望咱哥儿俩一起闯。”

“我也想去，可是这一去又是一整年，我不想离尧尧太远。”

“噢，也是。”老刘惋惜地说，“我当初在你这个年龄，也面临爱情与事业孰轻孰重的困惑，像我们这样的穷小子，只能靠这两条胳膊白手起家，扛起了沙包就拥抱不了自己的女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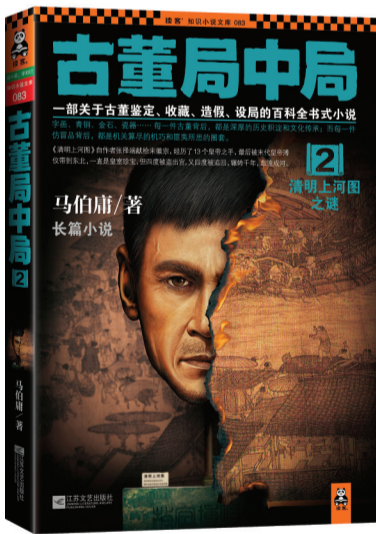
那段时间，凌一尧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她的父母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要她考虑一下那个姓罗的小伙子，她也明确拒绝任何人的安排与介绍，每天不洗漱、不打扮，更不出门，用这样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。

在元宵节之前，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的工作。与现场施工相比，这个工作比较体面，但有得必有失，它提供的月薪仅有4000多元。我思考再三，暂时找不到别的出路，打算先到这个房产开发公司干着。

突然，凌一尧的父亲打电话给我，约我在茶吧单独见次面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药不然说，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终于站出来回应百瑞莲了，宣布将《清明上河图》交给国家权威机构检验。经碳-14检测，故宫收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比百瑞莲本还要接近宋代。

这一下，整个舆论界就变得混乱起来。香港媒体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掩盖丑闻，要求第三方机构重新进行检测。内地媒体则分成两派，北方的报纸认为此事有了定论，可以平息了；南方

34

新的线索

的报纸认为碳-14检测这种技术手段还不成熟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信还有待商榷。

“我估计，那个明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赝本，是用宋墨在宋纸上誊画而成的，很下血本。拿碳-14这种不够精密的技术检测，自然查不出区别。”

“这么说，果然还是要比较残本，才能搞清楚。”

“所以，归根到底还得靠我们才能查清楚。”我面色凝重，指头敲击着桌面。

我们在南京是中午上车的，到了晚上6点多钟终于抵达上海。出了上海火车站，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复旦大学，当我们迈进复旦大学校门的时候，恰好是晚上7点半。

戴鹤轩给我们的那个地址很详细，具体到了戴海燕住的宿舍楼号。戴海燕住在复旦的博士楼里，我们正要走过去，药不然忽然一把拉住我，将我拽到旁边的树下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你看。”药不然压低声音，朝着博士楼的楼门口一指。

一名20岁出头的男生西装革履，头发油光闪亮，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花朝博士楼走去。身后还有一群围观的学生，拿着相机大呼小叫。

那人面露稚气，一脸阳光。可我如

坠冰窟，浑身都颤抖起来。

钟爱华，好久不见了。

“这家伙捧的玫瑰花都是高级货，有意思……”药不然捏着下巴，喃喃自语，眼睛忽然一亮，“戴海燕今年30岁左右，又是单身，钟爱华这副打扮出现在这里，用意不言而喻啊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我不得不求助药不然。面对这种涉及感情的问题，我太笨拙了，只能请专家出马。药不然捏着下巴，目送钟爱华进入博士楼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等着看热闹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大束玫瑰花从天而降，落在水泥地上，花朵摔得到处都是。药不然叫来旁边一个拿着相机的女学生，问她怎么回事。女学生特别兴奋，跟药不然说，这个小不知怎么就看上戴老师了，一天三次送玫瑰花，每回都是99朵，坚持不懈，可真是下了血本了。现在整个校园都很关注此事，每天都有人定时来这里围观这个情圣，可惜戴老师好像对这个人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每次都从窗户直接将玫瑰花扔下来。

药不然说：“和我猜的差不多。征服这样的女性，普通的办法是不行的，你得比她强势，不容她反抗，或者让她觉得你比她聪明。”药不然分析得头头是道。我在这方面没天分，只好问他怎么办。

药不然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鉴定，我不行；泡妞，你不行。”

今天时间有点晚了，我和药不然在复旦大学附近找了个旅馆住下。他让我在房间里待着，自己跑了出去。到了晚上快10点钟药不然才回来，手里还拎着几件衣服。第二天一早，他钻进卫生间折腾了好一阵，等他出来，我一看，哟，形象大变，活脱脱一位年轻的科学家。

我们从学生那里轻而易举就问到了戴海燕每天的行踪。她上午有课，一般中午吃过饭都会去图书馆看两个小时书，雷打不动。我和药不然吃过中饭以后偷偷来到图书馆，看到一个姑娘正靠窗看书，这姑娘肤色略黑，鼻梁高挺，长相和戴鹤轩有几分相似。

药不然冲我做了个必胜的手势，抄起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走过去。我隔了三排桌子坐下，远远观望。只见药不然走到戴海燕桌前，她抬起头，两个人交谈了几句，那姑娘忽然笑了一声，气氛十分融洽。我暗赞这小子有手段，钟爱华几天都搞不定的女人，他一会儿工夫就拿下了。

当两个人叽叽咕咕了一阵后，药不然挥手优雅地告辞，带着笑意走到我对面坐下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